

《梵網經》

Brahmajāla Sutta

(長部第一經)

依巴利文原典及菩提比丘英譯本對照巴本漢譯

法曜比丘編譯 (改於 3-17-2026)

譯者說明

本譯文依巴利文原典 (VRI 版《長部》第一經) 為底本，並參照菩提比丘 (Bhikkhu Bodhi) 英譯本《一切囊括之見網》 (The Discourse on the All-Embracing Net of Views, 含注疏，佛教出版學會，2007 年) 翻譯。注疏參考覺音 (Buddhaghosa) 所編著《長部注疏：吉祥悅意》 (Sumaṅgalavilāsini) 及法護 (Dhammapāla) 的《複注》 (ṭīkā)。

本經是巴利三藏 (Pāli Tipiṭaka) 中《長部》 (Dīgha Nikāya) 第一品「戒蘊品」 (Sīlakkhandha-vagga) 的首經，亦是整部經藏 (Sutta Piṭaka) 的開首。本經主要闡述六十二種邪見，並詳細分析戒律。其名「梵網」，含義有：法網 (Dhammajāla)、梵天之網 (Brahmajāla)、見之網 (Diṭṭhijāla)、精義之網 (Atthajāla) 等，佛陀以此網羅盡一切世間邪見而無遺漏。

第一部：梵網經

一、關於遊行者的話題 (Paribbājakakathā)

【1】如是我聞。一時，世尊正行走在王舍城 (Rājagaha) 至那爛陀城 (Nālandā) 之間的大道上，身邊有一大群比丘眾相隨，約五百名比丘。此時，遊行者的須毗耶 (Suppiya) 也正走在同一條大道上，身邊帶著他的弟子、青年梵達多 (Brahmadatta)。那遊行者的須毗耶沿途以種種方式毀謗佛陀、正法與僧伽；而他的弟子梵達多，卻以種種方式讚歎佛陀、正法與僧伽。就這樣，師徒二人持相反立場，緊隨世尊與比丘僧眾之後而行。

【2】其後，世尊與比丘僧眾進入安姆巴拉提卡 (Ambalattika) 王家花園的驛舍，在那裡過夜。遊行者的須毗耶與弟子梵達多也進入同一驛舍過夜。在那裡，遊行者的須毗耶仍以種種方式毀謗佛陀、正法與僧伽，而梵達多則以種種方式讚歎佛陀、正法與僧伽。師徒二人如此共住一處，各持相反立場而爭論不休。

【3】翌日黎明，許多比丘起床後，齊聚於圓形亭閣之中。他們共坐一處，談論起來：「諸友啊！世尊是知者、見者、應供、正等覺佛陀，他能如此透徹地洞見眾生的種種根器，實在奇妙，實在不可思議！那遊行者的須毗耶以種種方式毀謗佛陀、正法與僧伽，而他自己的弟子梵達多卻以種種方式讚歎佛陀、正法與僧伽。師徒二人如此相互對立，緊跟在世尊與比丘僧眾之後。」

【4】此時，世尊知曉眾比丘談話的方向，便走入亭閣，在備好的座位上坐下，然後問比丘們：「諸比丘，你們剛才在談什麼？你們的話題是什麼？」

比丘們回答：「世尊，黎明時分，我們起床後齊聚於亭閣，共坐一處，談論說：『諸友啊！世尊是知者、見者、應供、正等覺佛陀，他能如此透徹地洞見眾生的種種根器，實在奇妙，實在不可思議！那遊行須毗耶以種種方式毀謗佛陀、正法與僧伽，而他自己的弟子梵達多卻以種種方式讚歎佛陀、正法與僧伽。師徒二人如此相互對立，緊跟在世尊與比丘僧眾之後。』世尊，這便是我們的談話，正當世尊到來之時。」

【5】「諸比丘，若有人毀謗我，或毀謗正法，或毀謗僧伽，你們不應因此在心中生起憤恨、不滿或敵意。若你們在有人毀謗我等之時生起憤怒或不安，那只會對你們自身造成障礙。若有人毀謗我等，而你們心生憤怒或不安，你們能夠辨別他們的話是否說得正確嗎？」

「世尊，確實不能。」

「諸比丘，若有人毀謗我，或毀謗正法，或毀謗僧伽，你們應當指出其中的錯誤，據實說明：『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，此說是錯誤的，是不真實的，我們之中並無此事，我們之中並不如此。』」

【6】「諸比丘，若有人讚歎我，或讚歎正法，或讚歎僧伽，你們也不應因此在心中生起喜悅、歡喜或欣喜。若你們心生歡喜，那只會對你們自身造成障礙。若有人讚歎我等，你們應當承認其中真實之處：『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，此說是正確的，是真實的，我們之中確有此事，我們之中確實如此。』」

二、戒律的分析 (Sīlakkhandha)

(一) 小戒 (Cūḷasīla)

【7】「諸比丘，凡夫在讚歎如來時，所指的只不過是些瑣碎微小之事，只是一些純屬戒律的細枝末節。那些瑣碎微小之事、純屬戒律的細枝末節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【8】「『沙門喬達摩 (Gotama) 捨棄了殺生，遠離殺生。他放下了刀杖，內心謹慎，充滿慈悲，為一切有情的福祉而安住。』諸比丘，凡夫在讚歎如來時，便會作這樣的讚歎。」

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不與取，遠離不與取。他只接受給予的，只等待給予的，以誠實正直的心而安住。』」

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不清淨的行為，修持梵行。他遠離淫欲，戒絕世俗的性行為。』」

【9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妄語，遠離妄語。他只說真話，只守護真諦；誠實可信，不欺騙世人。』」

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兩舌，遠離兩舌。他不把在此所聽到的話傳到彼處去挑撥，也不把在彼處所聽到的話傳到此處來離間。他是分裂者的調解人，是友誼的促進者。他愛好、欣喜、歡樂於和合，只說促進和合的話。』」

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粗惡語，遠離粗惡語。他所說的話，溫和柔順、悅耳動聽、親切可愛、入心入意、文雅友善、令眾人歡喜。』」

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捨棄了雜穢語，遠離雜穢語。他在適當的時機說話，說事實，說有益的話，說法、說律。他的話語值得珍藏，適時而發，有理有據，確定明確，與法義相應。』」

【10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沙門喬達摩不傷害種子和植物。他只在一天中的一個時段進食，不在夜間進食，不在不適當的時間進食。他遠離歌舞、音樂及觀看不適當的表演。他不用花環、香料和塗料裝飾自身。他不接受金銀。他不接受生穀、生肉、女人和女童、男女奴隸、羊、雞豬、象牛馬。他不接受田地。他不從事傳遞信息和跑腿的差事。他不從事買賣，不使用假砝碼、假秤、假量器行事。他遠離行賄、詐欺、欺騙等歪曲之道。他遠離肢解、殺害、囚禁、劫奪、掠奪和暴力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凡夫在讚歎如來時，便會作這樣的讚歎。」

（二）中戒 (Majjhimsāla)

【11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不斷損害種子和植物，諸如從根、莖、節、芽和種子繁殖的植物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之事。』」

【12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享用儲備物，如儲備的食物、飲料、衣物、車輛、床褥、香料和食品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使用儲備物之事。』」

【13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觀看不適當的表演，諸如：歌舞、音樂；戲劇表演；傳說講述；用手拍打、鑼鼓作成的音樂；圖畫展覽；特技表演；象、馬、水牛、公牛、山羊、公羊、雞、鵠鶉的搏鬥；棍棒武打、拳鬥、角力；陣列操演、閱兵等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觀看此類不適當的表演。』」

【14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沉溺於以下導致放逸的遊戲：八格棋 (aṭṭhapada)、十格棋 (dasapada)、空中棋 (ākāsa, 在空中想像棋盤)、跳格遊戲 (parihārapatha)、疊棒遊戲 (santika)、骰子 (khalika)、打棒 (ghaṭika)、手印遊戲 (salākahattha)、球戲 (akkha)、葉笛 (paṅgacīra)、微型犁耕 (vaṅkaka)、翻筋斗 (mokkhacika)、風車 (ciṅgulika)、量具玩具 (pattāḷaka)、玩具車 (rathaka)、玩具弓 (dhanuka)、猜字母 (akkharika)、猜心思 (manesika)、模仿殘疾 (yathāvajja)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遊戲與娛樂。』」

【15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享用高廣大床，諸如：寬大的臥榻、刻有動物紋飾的椅足、長毛覆蓋物、多色拼布覆蓋物、白色羊毛覆蓋物、花飾羊毛覆蓋物、棉花填充的被褥、動物紋飾的羊毛覆蓋物、兩面或一面有毛的羊毛覆蓋物、寶石刺繡的床罩、絲質覆蓋物、舞廳地毯、象馬車的座毯、羚羊皮的坐具、優質羚羊皮坐具、附紅華蓋的臥榻、頭尾有紅色坐墊的臥榻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使用此類高廣大床。』」

【16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享用諸如下列裝扮、美化之物：以香粉塗身、以油按摩、沐浴於香水中、揉搓四肢、鏡子、眼藥、花環、香料、塗料、面粉、化妝品、手鐲、頭帶、裝飾的手杖、藥管、寶劍、傘蓋、繡花鞋、頭巾、寶冠、拂塵、長穗白袍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使用此類裝扮美化之物。』」

【17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沉溺於瑣碎的閒話，諸如：談論國王、盜賊和大臣；談論軍隊、危險和戰事；談論飲食、衣物和住所；談論花環和香料；談論親屬、車輛、村鎮、城市和國家；談論女人和英雄；路邊閒話和井邊閒聊；談論往昔已逝者；隨意閒扯；關於世界和大海的推測；談論得失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瑣碎閒話。』」

【18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沉溺於爭論式的辯駁，（相互說：）「你不懂這教法和戒律，我才懂。」「你怎麼能懂這教法和戒律？」「你修行的方式是錯的，我的才是對的。」「我前後一致，你前後矛盾。」「你該先說的卻後說，該後說的卻先說。」「你思考了這麼久的東西已被推翻了。」「你的論點已被反駁，你輸了。去吧，試著挽救你的論點，或者現在就把自己解脫出來」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爭論式的辯駁。』」

【19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為國王、大臣、剎帝利、婆羅門、居士或青年充當信差跑腿，（奉命：）「去這裡，去那裡，取這個，從那裡帶來」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充當此類信差跑腿之事。』」

【20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從事謀術、多說、暗示、貶低他人，以利換利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謀術和多說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凡夫在讚歎如來時，便會作這樣的讚歎。」

（三）大戒（*Mahāṣṭā*）

【21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此類卑劣的技藝：依據人體四肢、手腳等特徵占卜長壽、興旺等吉凶；以預兆和徵相卜卦；以雷電天象預言；解夢；依據身體特徵算命；以鼠嚙布料的痕跡卜卦；火祭（以湯匙供物、以穀皮稻粉米粒酥油和油脂獻供神明）；口祭；血祭；手相術；判斷擬建宅地或園地的吉凶；為官員卜算；知克鬼靈的咒術；知除宅鬼的咒術；知住泥屋者用咒的知識；蛇咒術（治蛇咬和馴蛇）；毒藥術（制毒和解毒）；蠍子術、老鼠術（治蠍螫和鼠咬）；鳥術、烏鴉術（解讀烏鴉鳴聲）；預算人的壽命；保護免遭箭矢的咒術；解讀動物語言的咒術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2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此類卑劣的技藝：解讀下列各物的顏色、形狀及其他特徵，以判斷對其持有者是否吉祥：珠寶、衣物、手杖、寶劍、長矛、箭、弓和其他武器、女人、男人、男孩、女孩、奴僕、婢女、象、馬、水牛、公牛、乳牛、山羊、公羊、雞、鵓、鶉、蜥蜴、兔子、烏龜及其他動物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3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預言此類事情的卑劣技藝：我方國王將出征或不出征；我方國王將進攻，敵方國王將退卻；敵方國王將進攻，我方國王將退卻；我方國王將勝，敵方國王將敗；敵方國王將勝，我方國王將敗；某方將勝，某方將敗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4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預言此類卑劣技藝：將發生月蝕；將發生日蝕；將發生星蝕；日月將循正軌；日月將偏離；星宿將循正軌；星宿將偏離；將有流星；將有天空火焰；將有地震；將有地鳴；日月星辰將升落、明暗，如此等等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5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預言此類卑劣技藝：將有充沛的雨水；將有旱災；將有好收成；將有饑荒；將有平安；將有危險；將有疾病；將有健康；或他們以算術、計算、占卜、作詩和推測世界為生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6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此類卑劣的技藝：為婚嫁（迎娶和嫁出）擇吉日；為訂婚離婚擇吉日；為積財或花費擇吉日；以咒語使人幸運或不幸；對流產的婦女施咒；以咒語箝制人的舌頭、癱瘓其下顎、使其失去手的控制力、使其下顎麻痺或使其耳聾；通過鏡子、少女或神靈獲得問題的神諭答案；拜祭太陽；拜祭大梵天；口中噴火；召喚幸運女神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【27】「或他會說：『某些可尊敬的沙門、婆羅門雖以信眾所施的食物為生，卻以邪命謀生，從事此類卑劣的技藝：向神靈許願以換取恩惠；履行此類誓願；降魔術；進入泥屋後念誦咒語；促進和抑制男性能力；為宅地開光；以藥水漱口和藥水沐浴儀式；獻火祭；以催吐劑、瀉藥、去痰劑、祛痰劑治病；以耳藥、鼻藥治病；以藥膏和解毒藥膏治病；眼科和耳科精細手術；身體全科手術；兒科醫術；使用藥根的治療；以藥草療法束縛傷口，而沙門喬達摩則遠離此類邪命謀生、卑劣的技藝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些便是那些凡夫在讚歎如來時所提及的瑣碎微小之事、純屬戒律的細枝末節。

三、關於過去的推測（*Pubbantakappika*）

【28】「諸比丘，還有其他的法，深奧難見、難以理解、寂靜崇高、超越推理範圍、精微細妙、唯智者能知，如來親自以直接之智證知，並向他人宣說。真正如實讚歎如來者，便是就這些法而讚歎。那些法是什麼呢？」

【29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過去推測者，他們持有關於過去的固定見解，就過去的問題，依十八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。他們由什麼緣故、以什麼為基礎建立這些推測呢？」

（一）常見論（*Sassatavāda*）：第一至第四見

【30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常見論者，依四種根據宣稱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。他們由什麼緣故、以什麼為基礎宣說這些見解呢？」

【31】「第一情況：有位沙門或婆羅門，藉由精進、努力、修習、勤奮和正確思惟，達到這樣的定境：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回憶起眾多的過去世，即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；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；一百生、一千生、十萬生；許多百生、許多千生、許多十萬生。（他回憶：）『在那時我叫這個名字，屬於這個家族，有這樣的外貌；這是我的食物，這是我的苦樂感受，這是我的壽命。從那裡死去後，我在另一處再生。在那裡我也叫這個名字，屬於那個家族，有那樣的外貌；那是

我的食物，那是我的苦樂感受，那是我的壽命。從那裡死去後，我在此處再生。』就這樣，他連同種種方式和詳細情況，回憶起眾多的過去世。」

「他如此說：『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、貧瘠的、如山峰般穩固的、如柱子般屹立不動的。諸有情雖在輪迴中流轉、遊蕩、死亡、再生，但自我和世界依然如同永恆本身一樣不變。原因為何？因為我藉由精進、努力、修習、勤奮和正確思惟，達到這樣的定境：以心如此專注，我回憶起眾多的過去世，連同種種方式和詳細情況。因此，我知曉這一點：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是第一種情況。」

【32-33】「第二、三情況，同樣是某位沙門或婆羅門達到定境，但他所回憶的過去世範圍更廣：回憶一個乃至十個世界成壞劫 (*samvatta-vivatta*)；或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個世界成壞劫。其餘說法如第一情況相同。」

【34】「第四情況：有位沙門或婆羅門是理性推究者、調查者。他宣說其見解，由推理鍛造、由調查推演、依循自己的思路，如此：『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、貧瘠的、如山峰般穩固的、如柱子般屹立不動的。諸有情雖在輪迴中流轉、遊蕩、死亡、再生，但自我和世界依然如同永恆本身一樣不變。』」

【35-37】「諸比丘，凡主張自我和世界永恆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四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『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』他也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(二) 部分常見論 (*Ekaccasassatavāda*)：第五至第八見

【38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對某些事物是常見論者，對另一些事物是無常見論者，依四種根據宣稱自我和世界部分永恆、部分無常。他們由什麼緣故、以什麼為基礎宣說這些見解呢？」

【39-43】「第一情況：諸比丘，有一時，歷經漫長時期之後，此世界收縮（消解）。當世界收縮時，大多數有情在光音天 (*Ābhassara Brahmā-world*) 中再生。他們在那裡安住，以意生身存在、以喜為食、自身放光、於空中飛行、安住在光榮之中。他們如此持續了極其漫長的時間。」

「但是，諸比丘，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，此世界開始再度擴展。當世界擴展時，出現一座空的梵天宮殿。某位有情由於壽盡或福盡，從光音天命終，在那空的梵天宮殿中再生。他在那裡以意生身安住，以喜為食，自身放光，於空中飛行，安住在光榮之中，持續了極其漫長的時間。」

「由於在那裡獨自安住了如此漫長的時間，他心生不滿和焦躁，渴望：『但願其他有情也來到此處！』恰在此時，另一些有情由於壽盡或福盡，從光音天命終，在梵天宮殿中與他相伴再生，在那裡以意生身安住，以喜為食，自身放光，於空中飛行，安住在光榮之中。」

「那最先在那裡再生的有情心想：『我就是梵天、大梵天、征服者、不被征服者、全見者、掌握威力者、主宰者、製造者和創造者、最高之存在、支配者、全能者、一切

已有和將有者之父。那些有情是我創造的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先發了這個願：「但願其他有情也來到此處！」我作了這個決心，此後那些有情便來了。』」

「後來再生的那些有情也這樣想：『這一定是梵天、大梵天、征服者、不被征服者、全見者、掌握威力者、主宰者、製造者和創造者、最高之存在、支配者、全能者、一切已有和將有者之父。我們是被他創造的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看到他先在這裡，而我們是在他之後出現的。』」

「此後，諸比丘，某位有情從那一界命終，在這個世界再生。來到此世後，他從在家出家修行。出家後，藉由精進、努力、修習、勤奮和正確思惟，他達到這樣的定境：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回憶起緊接著的前一世，但不記得更早的。他如此說：『我們是被他——那梵天——創造的。他是永恆、穩定、永存、不受變易的，他將永遠保持不變。但我們，被他創造、來到此世的，是無常、不穩定、短命、注定毀滅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是第一情況。」

【45-46】「第二情況：諸比丘，有些天神稱為「耽於嬉戲者」(*khiddāpadosikā*)。這些天神沉溺於嬉笑玩耍的歡樂，耗費過多時間。因此，他們變得放逸；由於放逸，便從那一界命終。

「其後，某位有情從那一界命終，來到此世，出家修行。藉由精進、努力、修習、勤奮和正確思惟，達到這樣的定境：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回憶起緊接著的前一世，但不記得更早的。他如此說：『那些不耽於嬉戲的尊貴天神，不耗費過多時間在嬉笑玩耍的歡樂上，因此不放逸；由於不放逸，便不從那一界命終。那些天神是常住的、穩定的、永恆的、不受變易的，將永遠如此存在。但我們，曾是耽於嬉戲者，耗費過多時間在嬉笑玩耍上，因此放逸；由於放逸，便從那一界命終，來到此世，是無常的、不穩定的、短命的、注定毀滅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是第二情況。」

【47-48】「第三情況：諸比丘，有些天神稱為「意念污染者」(*manopadosikā*)。這些天神彼此以過度的嫉妒心相互注視，因此，他們的心被相互之間的憤怒所污染。由於心被憤怒污染，身心俱疲，便從那一界命終。

「其後，某位有情從那一界命終，來到此世，出家修行。藉由精進、努力、修習、勤奮和正確思惟，達到這樣的定境：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回憶起緊接著的前一世，但不記得更早的。他如此說：『那些不意念污染的尊貴天神，不以過度的嫉妒心相互注視；他們的心不被憤怒污染，身心不疲，不從那一界命終。那些天神是常住的、穩定的、永恆的、不受變易的，將永遠如此存在。但我們，曾是意念污染者，彼此以過度的嫉妒心相互注視，心被憤怒污染，身心俱疲，便從那一界命終，來到此世，是無常的、不穩定的、短命的、注定毀滅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是第三情況。」

【49】「第四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理性推究者、調查者。他宣說其見解，由推理鍛造、由調查推演、依循自己的思路，如此：『稱為「眼」、「耳」、「鼻」、「舌」、「身」的，那自我是無常的、不穩定的、非永恆的、容易改變的。但稱為「心」(*citta*)、或「意」(*mano*)、或「識」(*viññāṇa*)的，那自我是常住的、穩定的、永恆的、不受變易的，將永遠如此存在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這是第四情況。」

【50-52】「諸比丘，凡主張自我和世界部分永恆、部分無常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四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（三）邊無邊論（*Antānantavāda*）：第九至第十二見

【53-58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邊無邊論者，依四種根據宣稱世界有邊或無邊。」

「第一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達到定境，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安住於感知世界是有邊的。他如此說：『世界是有限有邊的。』」

「第二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達到定境，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安住於感知世界是無邊的。他如此說：『世界是無限無邊的。那些說世界有限有邊的沙門、婆羅門說的是謬誤的。』」

「第三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達到定境，以心如此專注，他安住於感知世界在上下方向是有邊的，但在橫向是無邊的。他如此說：『世界既有邊又無邊。』」

「第四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理性推究者、調查者，他依自己的推測宣說：『世界既非有邊，亦非無邊。那些說世界有邊的、說世界無邊的、說世界既有邊又無邊的，所有這些人說的都是謬誤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凡主張世界有邊或無邊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四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（四）無窮迴避論（*Amarāvikkhepavāda*）：第十三至第十六見

【61-66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無窮迴避論者。當被問及這個或那個問題時，他們依四種根據訴諸含糊的陳述，進行無窮的迴避。」

「第一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如實不了解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。他心想：『我如實不了解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。如果我不了解卻宣說某事為善或惡，那我的宣說可能是錯的。如果我的宣說是錯的，那會令我苦惱，而那苦惱將成為我的障礙。』因此，出於對作出虛假陳述的恐懼和厭惡，他不宣說任何事情為善或惡。但當被問及這個或那個問題時，他訴諸含糊的陳述，進行無窮的迴避：『我不這樣理解，也不那樣理解，也不以其他方式理解。我不說它不是，也不說它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。』」

「第二情況：出於對執取的恐懼和厭惡（恐怕欲求或憎恨生起），類似地，他進行無窮的迴避。」

「第三情況：出於對被詰問和反駁的恐懼和厭惡，類似地，他進行無窮的迴避。」

「第四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遲鈍愚蠢。由於遲鈍和愚蠢，當被問及這個或那個問題時，他訴諸含糊的陳述，進行無窮的迴避：『如果你問我是否有來世，如果我認為有，我就會說有。但我不這樣理解，也不那樣理解，也不以其他方式理解。我不說它不是，也不說它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。』當被問及以下任何問題時，他也同樣迴

避：是否無來世？有無化生的有情？善惡業是否有果報？如來死後是否存在、不存在、亦存在亦不存在、非存在非不存在？」

「諸比丘，凡訴諸含糊的陳述、進行無窮迴避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四種根據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（五）無因生論（*Adhiccāsamuppannāvāda*）：第十七至第十八見

【67-70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無因生論者，依兩種根據宣稱自我和世界是無因而生的。」

「第一情況：諸比丘，有些稱為『無想有情』的天神。當他們生起想時，便從那一界命終，再生於此世。來到此世後，他出家修行，達到定境，他回憶到想的生起，但不記得更早的。他如此說：『自我和世界是無因而生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以前我不存在，但現在我存在了。沒有存在過的我，生起了。』」

「第二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理性推究者、調查者，他依自己的推測宣說：『自我和世界是無因而生的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，凡主張自我和世界是無因而生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兩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【71-73】「諸比丘，過去推測者、持有關於過去的固定見解、依十八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十八種根據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四、關於未來的推測（*Aparantakappika*）

【74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未來推測者，他們持有關於未來的固定見解，就未來的問題，依四十四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。他們由什麼緣故、以什麼為基礎建立這些推測呢？」

（一）有想死後存在論（*Saññīvāda*）：第十九至第三十四見

【75-77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有想死後存在論者，依十六種根據宣稱自我在死後有想而存在。他們宣稱：『自我在死後不變、有想，且：』」

（甲）有色、無色、亦有色亦無色、非有色非無色；

（乙）有邊、無邊、亦有邊亦無邊、非有邊非無邊；

(丙) 一想、多種想、少量想、無量想；

(丁) 純粹快樂、純粹痛苦、亦快樂亦痛苦、非快樂非痛苦。

「諸比丘，凡有想死後存在論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十六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(二) 無想死後存在論 (*Asaññivāda*)：第三十五至第四十二見

【78-80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無想死後存在論者，依八種根據宣稱自我在死後無想而存在。他們宣稱：『自我在死後不變、無想，且：』」

(甲) 有色、無色、亦有色亦無色、非有色非無色；

(乙) 有邊、無邊、亦有邊亦無邊、非有邊非無邊。

「諸比丘，凡無想死後存在論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八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(三) 非有想非無想死後存在論 (*Nevasaññī-nāsaññivāda*)：第四十三至第五十見

【81-83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非有想非無想死後存在論者，依八種根據宣稱自我在死後非有想非無想而存在。他們宣稱：『自我在死後不變，非有想非無想，且：』」

(甲) 有色、無色、亦有色亦無色、非有色非無色；

(乙) 有邊、無邊、亦有邊亦無邊、非有邊非無邊。

「諸比丘，凡非有想非無想死後存在論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八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有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(四) 斷滅論 (*Ucchedavāda*)：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七見

【84-92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斷滅論者，依七種根據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第一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持如下見解：『尊者，自我有色，由四大種合成，從父母而生。由於此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這就是自我的完全斷滅。』」

「第二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『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屬於欲界、有神性、有色、以段食為食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

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

「第三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屬於色界、由意所生、具足一切肢體和諸根、毫無根缺者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第四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藉由完全超越一切色想、滅盡障礙想、不作意種種想，進入並安住於空無邊處，觀修「空無邊」的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第五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藉由完全超越空無邊處，進入並安住於識無邊處，觀修「識無邊」的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第六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藉由完全超越識無邊處，進入並安住於無所有處，觀修「無所有」的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第七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自我完全斷滅之處。因為，尊者，還有另一個自我，藉由完全超越無所有處，進入並安住於非想非非想處的。那你不知道，不見到，而我知道，我見到。那個自我在身體壞滅時斷滅、消亡，死後便不存在，在此處自我便完全斷滅了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斷滅、毀滅和消亡。」

「諸比丘，凡斷滅論者，皆依這七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也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（五）現世涅槃論（*Dīṭṭhadhammanibbānavāda*）：第五十八至第六十二見

【93-99】「諸比丘，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是現世涅槃論者，依五種根據宣稱現存有情的最高涅槃在當下現前。」

「第一情況：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持如下見解：『當此自我，尊者，以五欲功德自足自給、享樂其中，在此時此自我即達到最高涅槃。』」

「第二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『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最高涅槃。為什麼？因為欲樂是無常的、苦的、容易改變的，改變和消亡會帶來憂、悲、苦、愁、絕望。但當自我完全離欲、遠離不善法，進入並安住於第一禪那（*jhāna*）——其中有尋（*vitakka*）有伺（*vicāra*），有由離欲生的喜悅和快樂——在此時，此自我即達到最高涅槃。』」

「第三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最高涅槃。為什麼？因為第一禪那有尋（*vitakka*）和伺（*vicāra*），因此被宣說為粗劣的。但當尋伺平息之後，自我進入並安住於第二禪那——內心清淨、心念統一、無尋無伺、具足由定生的喜悅和快樂——在此時，此自我即達到最高涅槃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最高涅槃在當下現前。」

「第四情況：另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說：「你所說的那種自我確實存在，我不否認。但那裡並非最高涅槃。為什麼？因為第二禪那有與喜相關的心理振奮，因此被宣說為粗劣的。但當喜褪去之後，自我以捨安住，具有正念和正知，身體仍感受樂——聖者宣說此為：「他以捨和正念安住於快樂中」——進入並安住於第三禪那，在此時，此自我即達到最高涅槃。」就這樣，另有人宣稱現存有情的最高涅槃在當下現前。」

「第五情況：（另一位說：最高涅槃在第四禪那中達到，因為第三禪那有與『快樂』相關的心念，較為粗劣。在第四禪那中，以苦樂的捨棄和先前的喜憂消失，進入並安住於不苦不樂、因捨而念清淨的禪那。）

「諸比丘，凡現世涅槃論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五種根據，或其中某一種根據而主張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「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」他亦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【100-104】「諸比丘，未來推測者、持有關於未來的固定見解、依四十四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的沙門、婆羅門，皆依這四十四種根據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」

「總合以上，諸比丘，無論是過去推測者或未來推測者，皆依這六十二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。在此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來了知這一點。他了知：『這些立場，如此把持，如此誤解，將導向這樣的未來命運，這樣的來世境界。』他亦了知超越此者，而對那了知亦不誤解。由於他遠離誤解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如實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之後，諸比丘，如來藉由無取著而解脫。」

五、緣起的輪轉及從輪轉中解脫

（一）躁動與顛簸（*Paritassitavipphandita*）

【105-117】「諸比丘，當那些常見論的沙門、婆羅門依四種根據宣稱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，那只不過是不知、不見之人的感受；那只是沈溺於渴愛之人的躁動與顛簸。

（同樣適用於部分常見論、邊無邊論、無窮迴避論、無因生論等所有十八種關於過去的主張；以及有想死後存在論、無想死後存在論、非有想非無想死後存在論、斷滅論、現世涅槃論等所有四十四種關於未來的主張。）」

「當那些依六十二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的沙門、婆羅門如此而說，那也只不過是不知、不見之人的感受；那只是沈溺於渴愛之人的躁動與顛簸。」

（二）以觸為緣（*Phassapaccayavāra*）

【118-130】「諸比丘，當那些常見論的沙門、婆羅門依四種根據宣稱自我和世界是永恆的，那是以觸（*phassa*）為緣的。他們不藉由觸而能體驗那感受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（同樣適用於所有六十二種立場。）」

「當那些依六十二種根據主張種種概念論點的沙門、婆羅門如此而說，那也是以觸為緣的。他們不藉由觸而能體驗那感受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諸比丘，就如一位善巧的漁夫或漁夫的學徒，在一小片水池上撒開細密的網，心想：『這水池中凡有大小水族，皆已落入此網，被困在此網中，被此網所攝持』。同樣地，這些沙門、婆羅門全都被困在這張具足六十二分的網中。每當他們從中浮現，也都是在此網內浮現，被困在、被攝持在這張網裡。」

【147】「諸比丘，如來的身體安住著，[然而]那將他繫縛於存在的牽繩已被截斷。只要他的身體存立，天與人便得以見他。但當身體壞滅、壽命耗盡之後，天與人便將再也見不到他了。」

「諸比丘，就如一串芒果，當果梗被切斷之後，所有連於果梗的芒果都隨之脫落，同樣地，如來的身體安住著，[然而]那將他繫縛於存在的牽繩已被截斷。只要他的身體存立，天與人便得以見他。但當身體壞滅、壽命耗盡之後，天與人便將再也見不到他了。」

六、結語

【131（約）】「諸比丘，如來了知：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，他的認識超越了所有這些見解。如來不藉由誤解而把持，因此，他在內心實現了完全的寂靜。」

「諸比丘，比丘了知受的生起和消滅、其樂味、其過患及其出離，藉由無取著而解脫，便被稱為藉由智慧從直接知見而得解脫的比丘。」

世尊說了這些。比丘們歡喜世尊所說。而且，在這個教法講說之時，十千世界系震動了。

說完後，尊者阿難（Ānanda）對世尊說：「世尊，實在令人讚歎！世尊，實在不可思議！世尊，這個法的教示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阿難，」世尊說道，「你應記住這個法的教示名為『精義之網』（*Atthajāla*），也叫做『法之網』（*Dhammajāla*），也叫做『梵天之網』（*Brahmajāla*），也叫做『見之網』（*Diṭṭhijāla*），也叫做『無上戰勝』（*Anuttarasangama Vijaya*）。」

※ ※ ※

譯注

【譯注 1】「梵網」（*Brahmajāla*）：字面意思是「梵天的網」。覺音論師的注疏（《吉祥悅意》*Sumaṅgalavilāsini*）解釋，此經就如同梵天的寶網，一切世間邪見皆被此網攝入，無一遺漏。此外，本經還有其他異名：*Atthajāla*（義網）、*Dhammajāla*（法網）、*Diṭṭhijāla*（見網）、*Anuttarasangama Vijaya*（無上戰勝）。

【譯注 2】「如是我聞」（*Evam me sutam*）：傳統上認為這是阿難尊者在第一次結集（佛陀入滅後三個月）時，誦出佛陀所說的經典。「我」即阿難尊者，是佛陀的侍者，以多聞著稱。

【譯注 3】「觸」（*phassa*，梵語 *sparśa*）：指六識與六根、六境接觸時生起的心理因素。菩提比丘在其注疏中解釋，「以觸為緣」（*phassapaccayavāra*）一節旨在說明：所有關於過去和未來的推測，皆是有情接觸相應的對象、感受相應的感受而生起的，而非某種永恆不變的自我所作的獨立判斷。這直接呼應緣起的教義。

【譯注 4】「禪那」 (*jhāna*)：即禪定的不同層次，本譯保留巴利語音譯，以別於中文「禪」 (Chan) 的習慣用法。

【譯注 5】「無窮迴避論」 (*amarāvikkhepavāda*)：Rhys Davids 將其譯為「鰻魚逃脫論」 (eel-wriggling)，形象地描述持此見解者如鰻魚滑溜、無法被抓住，不肯作任何明確的答覆。菩提比丘在注疏中保留了這個詮釋。中文本譯為「無窮迴避論」，以存其義。

【譯注 6】「化生」 (*opapātika*)：即自然化生，不需借助父母或卵殼而直接出現，如天神及某些地獄眾生。

【譯注 7】本經的六十二種邪見，是對佛陀時代印度思想界各種形而上學立場的全面清點。覺音論師的《長部注疏》及法護論師的《複注》提供了詳細的哲學分析，對照可參見菩提比丘英譯本第二部分的注疏翻譯。本譯力求忠實原典，部分重複段落有所簡略，原典中完整的重複文句可對照巴利文或英譯本查閱。

梵網經 竟

Brahmajāla Suttaṃ *niṭṭhitam*